

上

心上

孟子曰：「梁惠王曰：『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曰：「梁惠王曰：『天下無道，則天下之歸之如流水。』」
孟子曰：「梁惠王曰：『天下無道，則天下之歸之如流水。』」
孟子曰：「梁惠王曰：『天下無道，則天下之歸之如流水。』」

仁義行而後民歸之，此孟子之說也。孟子曰：「梁惠王曰：『天下無道，則天下之歸之如流水。』」
孟子曰：「梁惠王曰：『天下無道，則天下之歸之如流水。』」
孟子曰：「梁惠王曰：『天下無道，則天下之歸之如流水。』」
孟子曰：「梁惠王曰：『天下無道，則天下之歸之如流水。』」

以仁義時若，即就其利國之心而動之也。孟子曰：「梁惠王曰：『天下無道，則天下之歸之如流水。』」
孟子曰：「梁惠王曰：『天下無道，則天下之歸之如流水。』」
孟子曰：「梁惠王曰：『天下無道，則天下之歸之如流水。』」
孟子曰：「梁惠王曰：『天下無道，則天下之歸之如流水。』」

孟子曰：「梁惠王曰：『天下無道，則天下之歸之如流水。』」
孟子曰：「梁惠王曰：『天下無道，則天下之歸之如流水。』」
孟子曰：「梁惠王曰：『天下無道，則天下之歸之如流水。』」
孟子曰：「梁惠王曰：『天下無道，則天下之歸之如流水。』」

孟子曰：「梁惠王曰：『天下無道，則天下之歸之如流水。』」
孟子曰：「梁惠王曰：『天下無道，則天下之歸之如流水。』」
孟子曰：「梁惠王曰：『天下無道，則天下之歸之如流水。』」
孟子曰：「梁惠王曰：『天下無道，則天下之歸之如流水。』」

孟子曰：「梁惠王曰：『天下無道，則天下之歸之如流水。』」
孟子曰：「梁惠王曰：『天下無道，則天下之歸之如流水。』」
孟子曰：「梁惠王曰：『天下無道，則天下之歸之如流水。』」
孟子曰：「梁惠王曰：『天下無道，則天下之歸之如流水。』」

聖王以史稱大賢尊之也。夫史者之稱也。惠王以是稱孟子。謂
非尊孟子乎。且時主戰國。列邦諸侯。多倚士為重。故當相見之
頃。欽其德。則稱為先生。與重其才。則稱為佳客。與若乃非存貴德
尊士之心。獨寓尚齒引年之意。稱謂雖殊。而所以致其敬則一。如
梁惠王之於孟子。孟子至。梁惠王三十五年。其時蓋已老矣。
惠王乃肅然起。敬曰。寡人欲得天下士。久矣。今幸得見。更哉太
子甲以弱冠之年。統師使以伐越。寡人始亦冀其成功。乃乃威靈
不兵。竟墜剛夫之說。計而馬陵遇伏。子弟遂至與尸。知乳其猶存
者。未必克當大任也。公子昂遠方剛之。功率驍虎以禦。寡人始
亦期其奏凱耳。乃詔言。敬酒。莫知街。之奸謀。而大將為俘。少謀
竟傷割地。知年華壯盛者。亦不免是。殊動也。而幸也。今之得史也。
聞見由聞。而多事。大者。自饒。卓識。若史則已。秋。卿。而林。國。矣。
拙。皇。道。路。雖。日。月。之。馳。而。風。雨。河。山。幾。閱。星。霜。之。變。學。以。久。而
博。才。以。鍊。而。成。當。此。三。方。挫。刃。之。際。史。其。克。叶。文。人。之。言。乎。此。寡
人所屬望於史者。若。據。厚。經。歲。月。而。精。享。遐。齡。者。自。操。勝。算。若。史。則
既。曰。父。而。曰。有。矣。乾。落。堪。雖。張。美。人。之。選。暮。而。桑。榆。可。補。旋。規。
大。器。之。晚。成。豈。曰。老。無。能。為。豈。曰。老。不。堪。用。際。此。兩。河。告。凶。之。微。
變。其。克。建。元。老。之。猷。乎。此。又。寡。人。所。厚。望。於。史。者。謂。筋。力。已。衰。木
必。克。勝。乎。重。任。而。河。以。應。揚。大。老。終。成。垂。暮。之。勳。猷。可。知。立。業。建
功。端。賴。老。成。持。重。也。縱。為。謙。有。素。更。不。以。先。居。而。敬。之。曰。尚
有。典。型。重。之。曰。未。冠。齊。於。烈。士。暮。年。壯。心。未。已。則。史。之。為。史。豈。僅
同。善。飯。於。廉。將軍。哉。謂。老。期。將。屆。此。身。易。至於。倦。勤。而。何以。牛。口
名。臣。竟。在。高。年。之。過。洽。可。知。齒。危。髮。垂。垂。老。得。建。功。名。也。縱。去。日
苦。勞。更。或。以。衰。頹。自。憊。而。喜。其。健。者。曰。史。雖。是。奇。其。人。者。曰。精
神。如。故。凡。今。之。人。亦。尚。有。健。則。更。之。為。史。亦。何。避。老。謀。於。公。叔。子
哉。史。乎。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幸大賢之來者。則大賢之利者也。夫戰國何知。惟知有利而已。故
梁王於孟子之來。而即以此為詢。云。想其語孟子曰。今之諸侯。王
不。惜。金。玉。錦。繡。以。招。致。天。下。之。豪。傑。亦。曰。賢。士。之。來。予。一。人。實。有
刺。焉。所。恨。者。下。賈。虛。名。上。解。實。效。致。使。意。中。所。急。欲。致。者。不。獲。一
戰。縱。源。源。而。來。竟。何。濟。焉。然。非。所。論。於。史。夫。史。都。人。也。都。之。去。梁
不。啻。千。里。孰。不。曰。山。川。其。修。阻。也。道。里。其。云。遠。也。斯。即。冀。望。難。殷
相。思。彌。切。其。余。此。遠。莫。致。之。者。何。為。咄。咄。言。念。伊。人。在。彼。一。方。曾。不
得。與。之。握。手。言。歡。謀。及。家。國。人。將。謂。吾。國。之。不。利。實。甚。也。然。則。史
也。豈。不。重。寶。乎。來。我。寡。人。用。是。思。其。來。幸。其。來。又。虞。其。不。來。乃。更
則。竟。不。遠。千。里。而。來。來。國。史。之。愛。寡。人。也。向。非。愛。寡。人。亦。何。故。而
連。適。異。國。乎。所。謂。嘉。賓。於。焉。觀。止。蓋。快。之。甚。矣。抑。史。之。重。寡。人。也。
設。非。重。寡。人。將。何。王。之。門。不。可。曳。裾。乎。既。見。君。子。我。心。則。悅。蓋。急
不。忘。矣。雖。然。寡。人。今。日。者。不。利。實。甚。而。農。告。乏。而。不。利。於。用。士。卒
疲。敝。而。不。利。於。兵。波。庸。庸。者。流。既。碌。碌。一。無。所。短。長。而。二。三。謀。臣
策。士。其。於。攻。戰。之。術。縱。或。為。干。諾。然。觀。之。行。事。又。往。往。得。失。相。左
而。究。於。國。無。補。則。寡。人。今。日。者。真。不。利。實。甚。也。此。豈。國。之。不。能。利
哉。抑。無。有。以。利。之。事。乃。幸。也。有。史。在。史。非。所。稱。把。負。有。許。者。乎。況
值。茲。有。事。之。秋。正。英。雄。見。才。之。日。也。本。所。蓄。積。以。為。數。布。自。此。而
富。國。強。兵。行。有。日。矣。能。不。重。有。望。也。抑。史。又。非。所。云。經。綸。素。裕。者
乎。況。際。茲。衰。微。之。際。正。儒。生。圖。治。之。資。也。出。所。講。究。以。建。宏。猷。自
此。而。奇。謀。碩。畫。特。相。贈。與。能。不。厚。有。期。也。史。乎。亦。將。有。以。利。吾。國
乎。嗟。嗟。寡。人。有。國。不。能。自。利。其。無。能。為。久。矣。今。也。奉。社。稷。以。從。惟
史。是。聽。吾。知。講。國。聞。之。必。且。曰。彼。國。有。大。賢。其。將。不。利。於。吾。國。乎
大。處。落。墨。運。筆。復。渾。渾。瀾。流。轉。

以利國問者。必當言利。而微之者。眾矣。夫見孟子而曰。將以利吾
國。則不見孟子時。必曰。何以利吾國。矣。孰知微之者。非一人哉。且
利之所在。一人趨焉。眾人附焉。此勢之必然也。而利者。不悟也。
方且切齒焉。以謀一己之利。不知前席請問者。其謀在此。則深居
默念者。其謀亦必在此。而人之效其尤。步其後。若其謀固無不在
此。然後知一人之所欲得。即眾人之所共爭。國不能以嗜利責臣
庶。已孟子而求梁。非獨梁王之幸。亦梁之臣民之幸。何也。將以仁
義見正於孟子也。然孟子而求梁。非獨梁王之不幸。亦梁之臣民
之不幸。何也。將以利見斥於孟子也。而梁王果以利國。則人情苟
有其習。熱之端。則雖偶爾。商賈。亦不覺出其真。以相示。無他。其所
習。熱者。在是也。故梓聞曰。利國。實不啻舉其一國之所習。執卷願
以。示。其。微。而。此。語。已。不。堪。入。耳。矣。人。情。既。有。其。微。基。之。處。則。雖。語
加。詳。擇。終。不。能。易。一。說。以。相。富。無。他。其。所。欣。慕。者。在。此。也。故。徐。問
曰。將。有。以。利。國。實。無。異。舉。其。一。國。之。所。欣。慕。者。明。以。呈。其。概。而。聞
者。已。爽。然。若。失。矣。則。安。得。不。見。斥。於。孟。子。也。曰。何。必。曰。利。則。安。得
不。見。正。於。孟。子。也。曰。亦。有。仁。義。而。已。矣。然。而。此。言。也。吾。知。梁。王。不
願。聞。也。夫。梁。之。王。國。常。曰。何。以。利。吾。國。者。也。即。梁。之。大。夫。士。庶。人
亦。俱。不。願。聞。也。夫。梁。之。大。夫。士。庶。人。固。皆。曰。何。以。利。吾。家。何。以。利
吾。身。者。也。雖。然。此。豈。大。夫。士。庶。人。之。終。哉。答。仍。在。王。計。王。之。言。利
必。先。禁。他。人。之。言。利。而。後。能。利。權。獨。攬。坐。擁。此。日。之。雄。圖。故。喜。談
功。利。之。君。未。嘗。不。惜。仁。義。以。自。鳴。以。為。不。如。此。恐。朝。與。野。有。以。微
我。故。智。也。然。而。人。亦。甚。欲。言。利。矣。九。重。之。謀。畫。方。深。一。國。之。觀。聽
咸。集。王。言。利。使。亦。言。利。而。一。倡。百。和。幾。於。聲。口。之。相。同。抑。王。言。利
國。必。甚。欲。他。人。亦。言。利。國。而。後。能。聚。眾。成。收。以。逞。一。時。之。快。意。故
利。欲。重。心。之。主。未。嘗。不。託。仁。義。以。相。欺。以。為。不。如。此。恐。臣。與。民。不
能。公。而。忘。私。也。然。而。人。則。不。言。利。國。也。一。人。有。難。盈。之。私。人。人
有。切。己。之。私。圖。王。則。曰。利。國。彼。偏。曰。利。家。利。家。而。殊。途。同。歸。何。害
不。謀。而。相。合。是。故。王。言。利。斯。大。夫。士。庶。人。亦。言。利。亦。惟。王。常。言。利
故。一。見。孟。子。而。即。言。利。吁。王。亦。知。言。利。之。害。耶。
洞。燭。題。情。出。以。清。醒。之。筆。入。手。及。中。段。妙。能。安。頓。中。節。使。題。脉
一。貫。尤。合。先。輩。法。程。

亦將有以利 何以利吾國 富文集 鄒人瑞

言利者不知仁義利風已倡於上矣蓋利者仁義之反也王不
仁義而言利是直以利說國矣此風不且自王倡之乎且昔先
王以美利天下不言利誠以利也者不可自人若重其欲尤
不可自人若放其欲也自功利之說自論於是策士動以利干世
注而世主亦遂以利害聖賢嗟乎彼即不知聖賢所期許者誠何
物獨不思此會集之風儼然自昔者姑耶如王季子之來梁也
或者以當世游說之徒不曰何以富國則曰何以強兵其開言
國言利之漸而自欲以稱仁道義之將為一國之榮幸耶孰知王
正欲其有以利吾國也而又不知其何以利吾國也此利國之問
所由來歟意以大雖並時以來或開戶陌以豐財或殖魚鹽以致
貨而梁獨實惠惠將何以利吾國而土地日闢府庫日充使鴻
溝敵東之區富饒直甲于海內列辟爭新而後帶甲者卒踰百
戰勝者兵銳左家而後則利吾國日甚將何以利吾國而戰則必
攻則必敗使安邑大梁之地雖長見稱於諸侯王之意如是則
王但知有利耳何足與言仁義哉然而孟子則全利而與上言仁
義然則孟子之言仁義而仍與王言利與蓋人情於自暴其端
之事往往蔽口而即陳使非意絕其所甘而又別提一說以相正
則無以冷其熱然而知非惟一舉夫饒美之說以力開其端饒美
公私所利不容兩念以饒美而人情於情快愜之說每至執迷
而不悟使必遂持乎已見而不先知其說以相解則彼必不能服
然而知退雖仍即其答語之意以曲揭其情然終恐口交而手為
一國聞先路也何以利吾國之言乃竟倡於王哉非不知饒美福
者惟王擁護者惟王王而欲有以利吾國則國之利何不可獨
擁之第利而獨擁於王是上以利為之導也天地之生財有限苟
獨殊焉竭於朝廷特好利在王而謀利亦在王與夫王則快然利
矣非不知制生殺之權王操賞罰之權王而欲有以利吾國則
國之利安敢不盡歸之第利而盡歸於王是王以利樹之的也願
堂之令出惟行而餘餘僅明於則則將言利者王而專利者亦王
矣夫王固精然利矣特恐大夫士感賈因王之計利終去仁義流
利以相投與王猶曰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哉

一縷清思機國局寧虛華集利之作

亦將有以 曰利 揚華集 盧士瑜

且當世諸侯王往往以實利為虛而沽沽然惟利是圖豈知國因
有不必利而自無不利哉顧東富強之術諮詢倍急幾不知長民
輔世之方而自顧德之不逮則切陳詞初何事拓土開疆之舉故欲
重又遠之宏規而功利之說甚無煩噴噴有言也如王以孟子不
遠千里而來德必以為利而來也今夫戰國有孟子其治安之要
何必論語聖賢始久大之機何必於言中探其所以固足以利
天下豈不足以利一梁而奈何何王竟以利為問也意以國勢值
艱難之會謀利者必相繼生使謂兩河之區難以圖治何以擅
鹽魚之利有以厚民生作東馬之書有以振士氣拓邦畿即能培
國本而分體重并恭恭治兵何何必非周禮周官之意國家處困
之時懷利澤者期期名世使謂三晉之遠難於復振何以進府海
官山之樂而國不患貧賤州兵燹傷之雄而國無患寒結民心即
能堅民力而約樂連捷惠威定霸何必非管文管仲之規亦將有
以利吾國乎此上之所不能已於問也蓋孟子自有所謂利而不
必以利為利哉今天人有刻不自安之慮亦既於勢之所值處慨
屬屬之日深而急思修德慎事雖難雖難以圖保則積德之樂滿
望起矣今天人有必欲指陳之思則必於發問之非者先正言以
相斥而豈以微處小補固則庸庸而告辭則用海之餘倍深用陳
對之曰何必曰利謂非直言之乎必謂吾國不可言利何以
策王政者兵官即藉民信之服特利有處於無形者初非顯焉以
相告也便以藉謀德徒恃為保全之計吾恐其耳散而民財竭稱
實者反多策色之牙牙瑣瑣起而民力殫遠成者莫觀水期之傳得
毋呼庚癸甲之堪虞乎王而留意於國也將使吏履迎於道途何
必曾也泰舟之役患信存於中實何必無益越劍之良不言利而
利在其中此何如規倏也哉必謂國利不堪謀國何以言持兵者
生聚即居教訓之尤特利有謀於無害者正非語焉而必詳也使
以時獲獲錢謂為補救之策各恐拓地開疆莫非維魚之歡爭城
割地放鷹使觀之天下豈東山河之足恃乎王而盡心於國也
將使總理諸大夫東南何必移粟移民之舉禮樂損於秦楚何必大
鬼大聞之為不謀利而利無不濟此何如氣象也哉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食草新編 龔景瀚

皇皇求利者不擇人而問焉夫求上之求者何意而不以利問
也持孟子非其人耳若曰今日之氣習風聲受知之艱矣事必隨
乎時之所宜而謀必度乎勢之所趨則淺深得其具不必盡同
要其所以應之之術惟與求之心不謀而自合人情不相遠也
吾有以忖度更之心也已更為寡人求更之為吾國來也與尸履
告士氣既傷奮賦以從府微日國其入蓋怨受之昔何其或今
何其和則安得一雪斯恥乎天下不遠無睡廢幾其一遇之也府
海官山連嶺齊慶棄灰徒木亦啟秦關寡人又慨然慕之彼何以
強此何以弱獨不得斯人而臣之耳英雖所見寡人知其必有
合也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儒者謀人家國必曰則於先王不知風
會所趨古而不可令也詩書禮樂以之文節太平年千戈獲據之
中安用此迂闊者為乎首功可尚何妨戰及妻孥在鐵未盡何妨
算及商賈戰時務者為後際顧更勿卑之無甚高論也儒者墨守
常經必曰要之可久不知權變未通緩而不可急也化行俗美此
亦想像當然存亡呼吸之間安能待此遲鈍者為乎一日可以
得志這計百年吾身即自以自誤何待後世處士純益虛腐顧東之
出而宏此遠謀也少年事親其始不必要其快也也幅幅斯髮
矣其諸謀也深故其慮事也悉則智陰謀者可以補司馬之法善
心計者可以定平準之書俗士拘墟得其一而或遺其一史也接
接列國與其見聞也廣故其揣摩也精則得其取國戶口可以知
山川要之較舉其指左王宜可以權象實均輸之數昔先君文
侯曾孫西河之館而奇謀未缺使則通館而投營吾惜之矣史其
能策儒士之勳乎是若君盛享其名而寡人實收其利也古今人
未必不相及也迨寡人初政重違公叔之告而遷地為後遂使楚
材而魯用吾悔之矣更其能為伯仲之間乎是寡人於致有求焉
之失而於更有求焉之收也天下事其高可為也願明以教我

亦有仁義而已矣

利吾身

亦有仁義

王曰何以

吾身

王曰何以

吾身

王曰何以利吾國

吾身

王曰何以利吾國

吾身

王曰何以利吾國

大賢以仁義正其身而利風化矣夫仁義為國之本王之有國

猶大夫士庶人之有家有身也王何以利為之為哉且今之謀

人圖利而利義者則利之損自其利之利之源亦自其

利而利義者則利之損自其利之利之源亦自其

利而利義者則利之損自其利之利之源亦自其

利而利義者則利之損自其利之利之源亦自其

利而利義者則利之損自其利之利之源亦自其

利而利義者則利之損自其利之利之源亦自其

利而利義者則利之損自其利之利之源亦自其

利而利義者則利之損自其利之利之源亦自其

利而利義者則利之損自其利之利之源亦自其

利而利義者則利之損自其利之利之源亦自其

利而利義者則利之損自其利之利之源亦自其

利而利義者則利之損自其利之利之源亦自其

利而利義者則利之損自其利之利之源亦自其

利而利義者則利之損自其利之利之源亦自其

利而利義者則利之損自其利之利之源亦自其

利而利義者則利之損自其利之利之源亦自其

利而利義者則利之損自其利之利之源亦自其

利而利義者則利之損自其利之利之源亦自其

利而利義者則利之損自其利之利之源亦自其

利而利義者則利之損自其利之利之源亦自其

利而利義者則利之損自其利之利之源亦自其

利而利義者則利之損自其利之利之源亦自其

利而利義者則利之損自其利之利之源亦自其

利而利義者則利之損自其利之利之源亦自其

利而利義者則利之損自其利之利之源亦自其

利而利義者則利之損自其利之利之源亦自其

利而利義者則利之損自其利之利之源亦自其

利而利義者則利之損自其利之利之源亦自其

言利者不獨王而知端有由開矣夫大夫士庶人固皆曉於王者

也王言利而大夫士庶人即隨之其端不有由開哉若曰王今者

謀及大夫利而不謀利之心固國中臣民所同有者乎或王謀

利而凡居王之下者皆不言利能以其利歸而屬之於王則亦無

怪乎王言之而王謀之也奈何此皆彼隨而進其欲者已舉一

國之人聲相效之耶王今以利國問臣亦思王固大夫士庶人所

敬承而仰望者哉王之謂有大夫大夫豈忘大利其應抱雖盛

之願而不難以利言倡者相和也王之守下有士庶人士庶豈

不切其利其利豈無之而不難以利言倡者相和也王之守下有

言利者斯時大夫聞之與雖有其方且以愛國忘家者自昭臣

節而謀利之實無自謂斯時士庶人知之與雖有其方且以愛國

身計國者報奉王朝而通利之風自此興然則王安可曰何以利

吾國哉然而王胡竟曰何以利吾國哉王且救救而救曰吾人盡

心於國何以利之不我謀也將見利之源自王固不必自王止而

為家計者已使放焉心王之一言王更腹股而計曰吾國天下

為家計者已使放焉心王之一言王更腹股而計曰吾國天下

為家計者已使放焉心王之一言王更腹股而計曰吾國天下

為家計者已使放焉心王之一言王更腹股而計曰吾國天下

為家計者已使放焉心王之一言王更腹股而計曰吾國天下

為家計者已使放焉心王之一言王更腹股而計曰吾國天下

為家計者已使放焉心王之一言王更腹股而計曰吾國天下

為家計者已使放焉心王之一言王更腹股而計曰吾國天下

為家計者已使放焉心王之一言王更腹股而計曰吾國天下

為家計者已使放焉心王之一言王更腹股而計曰吾國天下

為家計者已使放焉心王之一言王更腹股而計曰吾國天下

為家計者已使放焉心王之一言王更腹股而計曰吾國天下

為家計者已使放焉心王之一言王更腹股而計曰吾國天下

為家計者已使放焉心王之一言王更腹股而計曰吾國天下

為家計者已使放焉心王之一言王更腹股而計曰吾國天下

為家計者已使放焉心王之一言王更腹股而計曰吾國天下

言必宗諸王若夫可輕則其言也夫眾所歸者謂之王王言之王

究不能獨言之也而謂可輕則其言也夫眾所歸者謂之王王言之王

究不能獨言之也而謂可輕則其言也夫眾所歸者謂之王王言之王

究不能獨言之也而謂可輕則其言也夫眾所歸者謂之王王言之王

究不能獨言之也而謂可輕則其言也夫眾所歸者謂之王王言之王

究不能獨言之也而謂可輕則其言也夫眾所歸者謂之王王言之王

究不能獨言之也而謂可輕則其言也夫眾所歸者謂之王王言之王

究不能獨言之也而謂可輕則其言也夫眾所歸者謂之王王言之王

究不能獨言之也而謂可輕則其言也夫眾所歸者謂之王王言之王

究不能獨言之也而謂可輕則其言也夫眾所歸者謂之王王言之王

究不能獨言之也而謂可輕則其言也夫眾所歸者謂之王王言之王

究不能獨言之也而謂可輕則其言也夫眾所歸者謂之王王言之王

究不能獨言之也而謂可輕則其言也夫眾所歸者謂之王王言之王

究不能獨言之也而謂可輕則其言也夫眾所歸者謂之王王言之王

究不能獨言之也而謂可輕則其言也夫眾所歸者謂之王王言之王

究不能獨言之也而謂可輕則其言也夫眾所歸者謂之王王言之王

究不能獨言之也而謂可輕則其言也夫眾所歸者謂之王王言之王

究不能獨言之也而謂可輕則其言也夫眾所歸者謂之王王言之王

究不能獨言之也而謂可輕則其言也夫眾所歸者謂之王王言之王

究不能獨言之也而謂可輕則其言也夫眾所歸者謂之王王言之王

究不能獨言之也而謂可輕則其言也夫眾所歸者謂之王王言之王

究不能獨言之也而謂可輕則其言也夫眾所歸者謂之王王言之王

究不能獨言之也而謂可輕則其言也夫眾所歸者謂之王王言之王

究不能獨言之也而謂可輕則其言也夫眾所歸者謂之王王言之王

究不能獨言之也而謂可輕則其言也夫眾所歸者謂之王王言之王

究不能獨言之也而謂可輕則其言也夫眾所歸者謂之王王言之王

究不能獨言之也而謂可輕則其言也夫眾所歸者謂之王王言之王

究不能獨言之也而謂可輕則其言也夫眾所歸者謂之王王言之王

究不能獨言之也而謂可輕則其言也夫眾所歸者謂之王王言之王

究不能獨言之也而謂可輕則其言也夫眾所歸者謂之王王言之王

推言利而及於大夫有所以蔽其心矣大夫既有家矣何以謀利爲哉孟子推言之以明達王之有以蔽之也曰國家選建賢能而授之祿也非惟乃心公室是精哉或陶國而爲家或毀家而好國不聞其以家事先之也若其卑鄙居心而營營者至覬之口煩焉其亦何堪令上之人聞耶乃自今思之則亦有固然無足怪者大王不疑曰何以利吾國乎且夫王所目與之相接而事與之相階者大夫也對越方球遊之臣而前席而籌乃以利爲開城之策則知盈廷聚議必不敢責效於崇朝而津津者當倍熟於耳與撫表裏河山之勝而經畫所及尚以利爲無己之謀則知畫接餘聞不待侈傳於左右而躍躍者早深中於心矣彼大夫之視吾家不猶王之視吾國乎律以奉宣上體之義則吾家特君之家耳乃自保姓愛氏以衆久已潛據以爲私幾不復知有公家之戴匪惟茶器不敵凡夫器用財賄皆將博致焉以佐其封疆庸則易見其豐而貪則彌彰其善謀求無藝皆若有志而未酬此殆非數焉以對之恆所得而飾其類者耳彈其精明一德之識則視國當如家矣乃自私門耦國以運業已隱樹以爲私幾不復知有公室之榮匪惟家邑自私且舉甲甲軍田皆欲曲致焉以資其附益蝨則尚見其真而巧則益溢其偽其類無違偏自深藏而不覺此殆非衆庶自製之喻所得而遏其情者歟以律之名賢輩此豈無一二忠盡之士反王之說以爲深者而臣竊以爲未敢必也夫苟所見頃岐則議論應陳於闕下而何以置身殿陛偏覺唯諾之戚厥以此知之大夫於玉如響斯應乎嘗試其事於得尺得寸而非託空言以王之說令初中豈無一二未達之人持王之說而不下者而臣獨以爲冷無慮此也夫凡中材以下其精神倍奮於私私故當夫急言親承邊覺甘苦之當喻以此知大夫於玉有隱必從將共彈其能於子版子求而不聞他議大大曰何以利吾家應上之感而即以敬夫士庶人者也試進而詳之

大夫曰

文選集 曹波源

士庶人曰

朕快樂 沈朝傑

文選集 曹波源

與王近者惟大夫固王言而不能默然矣大夫大宜亦知有王之
國耳乃王既舉之始亦效王之言以為言乎且夫政乃心沃朕心
君無不樂聞臣之言矣乃有時為君所不樂聞之言則非臣君之
言又非順君之言而實則其禍乎君之言蓋以君之言為言者
意有其言而臣實無以某其言則以本令承教而有信於先者也
王既知利國已哉而其處於王之下習於王之辭以立乎王之朝
堂者則大夫也王以為大夫僅知有王哉王以為大夫僅知有王
之國哉則海且還接乎大夫王之言固深有所於大夫也公侯千
城公侯腹心大夫不知有王何以大夫為也室三德而禮尤能大
夫誠有王而上之計得與大夫一如乎王而上之計又左與則進
食自公而心口相商者幾欲以上之言為法則在之言且深有所
於大夫也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大夫不念上之國國何貴乎有大
夫也固版圖而靡體則大夫誠令上之國而王之國可安與大夫
較以王之國而王之國又可危與則設官分職而有權欲吐澤更
若以王之言為體承未為大夫之前志果安在既為大夫之從道
果美存與存若偶宏父定歸所父傳達國必有所以為大夫者矣
在官言官在朝言朝在府言府在康言康所言之言不可不慮乎而
言若因王之言而思變矣為忠貞世為之大夫則續絕太常為同
侯協恭之大夫則職在焉學堂力法為左右次翼觀章汝明誠非
無所以為大夫者矣歷歷有言雖錄有言雖錄有言雖錄有言所
言不約在國乎而其言若與王之言而適與一貫大為大扶進
人為大而或早以非大非王之所以德諸爵而功招樣也故有上
大夫有下大夫有中大夫所謂於大夫者厚而詢事必考其言
王得毋是設聞其言乎而大夫若不知有王之言之所行若夫適
富有者大貴而事備乎大人庶不愧王之作冊稱而作墜稱也故
為大國之大夫為次國之大夫為小國之大夫所以為大夫者不
殊而拜獻先實其言宜大夫而可寄於言乎而大夫若不知有王
言之德大夫何言亦猶是王之言也矣

繼大夫而親士庶其言亦獨自王也夫士庶非大夫匹也乃亦有
言畢就使之言其言亦王曰人民頑嚚之語者王所願聞也雖野
蠻之語王亦不樂聽也願者王不樂聽之言出自草莽不啻出
自吾民蓋君既處之臣又知之偏國中自尤而效之非謂聞王
之而竟能得其口耶彼振振有詞者固又如此矣利國之士始於
玉而利家之言即有大夫大自王以降豈僅有大夫哉今夫居民
之首者非士耶為良士為善士不必計也第念既謂之士則亦備
士之分焉耳士於此夫復何言抑亦傳言為良善非所人耶在國
與在野無不聞也第念既謂之士則亦守庶之常焉耳庶於此
抑又何言顧若此本自為謀豈樂舉國相為附和其自甘卑賤
而進德思以相安將毀譽無言在王王不欺其甚甚而卑卑有
知識海絕王德以為使遠近既相率效尤不覺情詞之漸吐將有
懷歆自其說亦非出於無因斯時之士庶不又有言於大夫後乎
其或士與士言與令志可以同謀其或庶與庶言與同聲何妨相
應而之之言固隱為商焉夫士庶至賤其言豈敢抗朝廷乃自
王有言既導士庶以先路士庶即以言步王之從庶而若誠街
不得謂空言無據也則勢所必至也其或士與庶言與則詢謀
其食同其或庶與士言與則氣求微其類聚而後之言實近自問
焉夫士庶至賤其言亦何足上覽堂陛乃王既不能令大夫不言
其言王又何能禁士庶士庶不聞其言而心與口謀初不嫌言無謂
也則情有同然也自有此言而大夫不樂聞亦王所不樂聞也洋
津而通雖欲止其口而不能自有此言而士庶效大夫之言士庶
實效王之言也此理以陳即欲納其言而不得何以利吾身非因
言利倡自王哉

劉切陳言宛轉赴題其見心靈手敏
復計十一之數其制早有定矣夫萬而取千千而取百皆準夫十
之一也即所取而復計之不可見其制之早有定乎且自古建邦
設官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卿士上與下交相維也非以云建邦
取也顧考典章於故分賜賜既以不能不取者更而經而索
定則於制備之益則益大以不容妄取者昭其度試即於上之
以權財賦之入費先王所履而定者上下之制乎然其不泰
今日者千乘百乘之制既經言利而林於所取也又列公孤卿
尹之班其間若者青紫蓋選一人之能以著精幹常所為治而
而取千十者大宜上田治其相志夫高爵厚祿之賜豈明三
事之任則明者職宜卿士君公之制以資米大邑所為慶祿濟
而職長百寮者大宜風德忠誠學賢大自公是食之是馬不
萬取千十取百者而重思之者昔元王分千土以開疆界所
與論定後雖共維持於不敝人亦謂一人之恩澤恩賜而立制則
有定致至黃酒禮儀之而不嫌於豐而於地延津之傳獨新之
而不賴于今日之所取非獨是國官王制之舊也者而於取非
其有之日實費大萬準以千知將取者而探取焉王者早定邦
致土之成雖昔先公崇明德而報功尊親之等擬與天壽之名
相繼舉以無終夫亦謂推給之寵澤無事而常制則難故宋
車激怒之而不嫌於盛而於大都構國之制獨抑之而不少損焉
今日之所取非獨是陳設置補之月也者而於取海其分之時
最夫千準以百知爵惟五而土惟三君公自有分職設官之職
論竭力輸誠之禮則忠我后天豈異數之類然受溫原而錫
祿祿皆世世相宜之為功固以之作德亦以之降也惟知夫所取
於千而實由於斯斯恩惠子孫深然於召召之不吝雖謂功
能養食之德則厚矣亦常數德也然賜賜而賦豐州
皆當日之計一時以為後世以為得也惟知夫所取於百
者實由於千則雖戰戰兢兢昭然於職分之不可妄不為取千
十取百焉所取之數不山多乎

未有仁而遺其親 何必曰利 貧富貴賤 易仁也

仁者自負於髮徒等以判言也夫不遠親不微若仁義之利大矣
王誠有為焉其亦行仁義以去利乎且自仁育義正之風而達
霸國者遂欲以急功近利稱雄長於一時此亦非計之得矣夫使
仁義果無怪舍此別求他術乃變子朝劉威切牙察哉起宮館
摩歌元后以視世之違大說詳舍此取快於目前而不復安
於旦夕者孰傳孰失王亦可憐然情勢知言利而至至於彼猶如
是不仁也是不義也不仁則不知有不義則不知有君若也必於
此而判不可言矣事於此而仁義豈宜講矣且夫天下之大利害
亦孰有如仁義也吾儕仁賊義之日甚也操富強者以利圖進害
戰陳者以利兵言上下相蒙誰復識尊親忠信之本此無他專以
判言利而不知仁義之入人深者其利溥也則收圖未著也
假仁假義之日久也則土地者以小利誘談縱橫者以近利逞世
風日降雖復懷愛觀機欺君之說此無他建於利不利而不知仁義
之爲效神者其利不遠也則躬行無容緩也知謂斯仁已久而未
銘恩厚義已重據未知惠所予德有虛乎報王猶不可有舍仁義
而趨利歟之說乎仁義深則發興父母私利動念隨起蕭慄感
既異者應亦得王又美弗待仁義而絕求利之極宜夫王非小弱
也材非不足而勢非不便也凡仁義之與利孰可執始又不待智
者而明也試能仁義彼之一舉不以判論其志仁義播諸一世不
以判擾其謀賢君公矢志奮興原非欲求報擲而大夫士庶之相
觀而善者遂有欲利吾家而不欲破利吾身而不忍也此情堪堪
念耳古今成敗何常備乎理則國運昌昌乎理而人心難聚成
苟原堪慶也王亦審當此機會也試能以仁義爲至急之務而
見利之心不存以仁義爲久遠之圖而離利之人去無賢世主及
時操作拒僉求諛人心而大夫士庶之相應而化都還有不覺水
而効力於朝不覺身而服勞於上也此境原堪期耳到國易強河
定守乎道則四海來歸失乎道則崇朝解體往論誠非近也王亦
退求之身心也哉夫仁義固本當不利也何必專以利爲高

下載注云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則上節言判之事處料
理固不得拋離亦不是文於補敘處極見匠心前後兼連佈置

仁而曰利

上卷

未有仁而

未有仁而

未有仁而

未有仁而

未有仁而

未有仁而

未有仁而

未有仁而

大賢明仁義之效因即以仁義勸王焉夫觀不遠君不後仁義之
效也孟子即以此勸王意深矣若曰王之所以望仁與民之所以
望王者蓋在後近者有性情而不深遠者有忠信而不與修明國
家難於治者上誠不以好惡亂其中其望風者自能於情之不
忍難矣上誠不以利害奪其外則化者自能於責之不容
想效固如理本同然而後知王道不外人情求治者勿視為
迂闊之圖可已臣言仁義豈與本而云然乎夫亦曰仁者人心
也合尊卑而各異者也義者人分也疏貴賤而各嚴者也禮非
不知者善善惡惡反時天良草野亦善惡從王不知何由能治思
意未盡而當強自尚要結終非悠久之謀久執不知有肯向上
通以發微下自通以知能人孰不知有朝廷上愛其身家下自愛
其廉恥真情勃發而大化旁流知正本丁為善全之家如是而猶
有遠其親者乎如是而猶有後其君者乎則國本之有也強民孝
而民用其孝君樂之慈民孝而民順其孝君亦樂之不如此則
也而君心宜慎焉非若心之過也天朝估置愚庸庸方切如傷
之德民也已最得之矣然復知相勢不能一二日者性情自可千
百年也而謂仁可弗務歟故民忠而進之使忠民德之欲民忠而
此之使忠民亦德之不知同此德也而民心有變焉非民心之幻
幻內清平無事是虛用浩德之應天也時德勵之矣然復知
上下不同其名分都君民可合以事功也而謂可弗講德王亦
自正其天理人心之本為新民則一體相親之勢焉年不按之
基耶夫常則德考之要則破公之弊也若之工胡勿基之
與其操地攻城列吾君於侯王之上誠不如講信修睦美民於
相席之安蓋仁義之感乎德切也則其若求其所以感乎而已
王亦自神其風行其德之機得斯民切向道回心之善蓋行此報
國之懷耳夫念尸魯而思呼新又勞王事而治切序山臣觀於王
詎不敬然與其勞思焉心揣測奉情之向背誠不如為親念善
化百姓以順德蓋仁義之德善其深也則其若求其所以順德者
而已矣王亦曰仁義而已矣矣利公云耳

為仁義決其效王亦言仁義可矣夫不遠君不後君仁義之效本可
信也孟子為王決之王亦何憚於言仁義哉且人主求治民之效而
不實德諸切近之則無惡乎詔令所頒遠來能定厥依歸也夫有一
定之治斯有一定之德動其情之所不忍而情無或違德以分之所
必先而分德或無以治之至定收效之各定而後知本身作則此中
固有推衡也於德見遠此德尤有定倫焉始與王言仁義王亦言
即仁義以思進耶王亦言即仁義以體諸天仁義者君親之大本
而君親者仁義之見端也諸王為仁義之效德指地有其術惟此
忠孝之仁宮庭實履其所以應厚澤天心曰市惠以正大昭天
非曰示聖天子曰躬躬行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
倫之昭昭而莫不輸誠風氣即有分途惟此愛敬之思思思思思
意以教睦培根本曰秉與以淑發幼純純信曰公與彼小民自
報稱恩若未解使遠而國結有真情實意主極之海周而不歸
而德應道其親後其君也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而德也而仁義之事亦可概之王也此直倫之義而其德也
大詔同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
如此決冷者也而何勿執德以進也惟此聖德之德而諸德者
故本明諸德感風行單德感德於作準之中知自來仁義之
未有不如如此聯屬者也而何勿推心以見之然則臣向者與王言仁
義王亦曰仁義而已矣於水澤火熱之德連連以仁義之說未有
不目之為迂而非迂也夫于有父諸侯有兄侯教本屬同然特無以
覺諸之斯其機無自動耳王試思于來進聯屬何以偏同國教
銘功勒勞何以敬斯和於德德令之際有持其本者矣上以仁義
下即以仁義概其兩若相持者實而不相欺也王亦求其兩不相欺
者而已矣於約微連橫之四遠諸仁義之言夫有不最其大端而
非履也之愛自親立敬自天性原無二與時無以誘德之斯其端
無以聞耳王試思謀謀謀謀謀謀謀謀謀謀謀謀謀謀謀謀謀謀
土知恩口碑碑諸之德有裕其源者矣上以仁義德下必以仁義
其各不相連者乃各不相負也王亦蓋其不相負者而已矣何必曰
利夫不遠君不後其德利何如也
無所憾無早暮大德大德不羣

行仁義而獲其愛戴利莫大於此矣夫國家之志在於通其親後
其君也而仁義則無此尚得謂仁義之有效哉且天下所最不
可解者人君聞仁義之說則迂闊之而聞忠孝之說則愛慕之一
若忠孝之非本仁義然者抑知孝子與仁人並稱以見為仁人者
能為孝孝子非在於仁之外也忠臣與義士同稱以見為義士者
能為忠忠臣即在於義之中也不孝不忠臣見斯時之人知有身
而不知有君即臨之以父老而視之若其親骨肉等於塗人矣
知有家而不知有國即懷之以天威而視之若其君若其君若其
秦越知豈為君親者所願出此今且設一效於此常則厚酒
豚蹄子民持愛敬之誠變則執鞭撻笞奔折若夫無德之憂
豈能底而家以肥股股能効而國以肥合天下之人子以其敦天
倫晉天下之人民以其衛社稷而天下以肥則其利數有大於此
乎其效果何自哉乎天子臣之親非金玉可也忠孝之情非
甲兵可也秀民之報非勢力可也通必仁義充於心而力為於
君親亦必君親德備於上而民乃為大仁大義大義仁之主書有
於德而海其親者德德無怪其德觀其所為仁者固非仁也仁則
雖不煦煦以拘乎德而立愛之德必始於德未有德其親者也
義之使亦有為乎已而忘其親者然彼無怪其後君其所為義者
固非義也義則雖不亞於以于夫君而立敬之德首重乎君未有
後其君者如蓋斯厚久則私德善清而德深則至情自出此其
則無已之忱以冀本而德而安兒休休有所必同天共育柱
前之德以奉上而急公而勞苦者有所不計非惟此也惟其不
遠之意並所造物曲成其不遠永錫耳齡以維老而其親始
其不後之德且破破道亦同其不後先沛霖雨於公而而其情始
快仁義之效一至於此王何為不言仁義乎
重古哉於辨國中僅切動人結似陸宣公奏疏

同文書局印

中庸之義而論其理也 大義集 前略元 小義而論其理也 卷中集 周汝璣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 楊學華 鄭孝楠

中庸之義而論其理也 大義集 前略元 小義而論其理也 卷中集 周汝璣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 楊學華 鄭孝楠

中庸之義而論其理也 大義集 前略元 小義而論其理也 卷中集 周汝璣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 楊學華 鄭孝楠

中庸之義而論其理也 大義集 前略元 小義而論其理也 卷中集 周汝璣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 楊學華 鄭孝楠

大題三萬選 上五 未有義而 一句 未有義而 一句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 梁惠上

文章集
拍
謙

觀梁王之所立可指周王之所在矣夫道是沼也立者梁王發木
公能如文王也欲復賢者之樂不聞詩教在靈沼者耶且人主以
一身立於百姓羣臣之上在在求樂悅於昔人而不知其所悅於
昔人者正不待乎所惡之境也不然同一境也而今之人在焉昔
之人何必不在焉得其自適之樂與大雅之音不侔如我孟子
至梁而欲見惠王未識王之所在也問王安在曰在沼於是孟子
亦趨而之沼遂趨沼在園中未識經堂何曰觀武何曰而所見臺
榭與然鳥獸鼓譟並可勝數一時故不暇致詳而特望見王之景
在沼也蓋立於沼上云云王之在沼何為者去誠志在利後則當
如同時數雙水而有包揚休王如志在好射又當如周文臨渭水
而飛熊叶斂乃於沼上但顧鴻雁麋鹿何為者且大雅數教之鳴
飛雀奈何以人樂聽而功之鹿鳴亦有何以云然賢者所有事
也而王第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賢者何嘗無此樂而莊子尊以
召上之樂為樂也今則哀鳴之鴻而中事而王不聞也夫故之鹿
不擇音而王不聞也所謂有持沼上云云大雅王杜撰之不靈長
也而樂於何有哉雖然必以樂此為不賢而謂賢者之不持有此
樂則如靈堂之詩既教在園之云而復教王之在沼者何也蓋文
王之沼蓋沼也沼何以靈由園而靈則何以靈由臺而靈也潮經
營之始屢不日之或王國中多樹義為祭教於一臺而無不靈
故既教之曰王在靈園而又謂之曰王在靈沼也文之沼蓋而梁
王之沼不靈又豈非鶴鳴之歸不類沼上之祇服依休濯濯之鹿
不類沼上之虞衡哉數十年之梁梁其為沼乎孟子特見王之派
立於沼上也贊云乎此梁云乎哉

飛鳥出林發地入草古人筆書之妙也文亦有此神境
筆筆飛揚字字靈動

存真集 高啟主

卽所謂以爲樂者大賢咏詩以徵所有也夫猶是鴻服鹿者
 之則爲新而民樂之始爲有矣孟子卽詩以取證如此實謂人
 之得稱賢者者在功至百姓而不任恩及禽獸顧所好既非必
 不當顧者而顧之而民情可知卽以上所有者而有之若君
 民之心而不私其私則民亦體君之心而以君之所有爲有
 子見王而王立沼是王不以有孟子爲樂而以有一召爲樂
 沼上之所有爲樂也斯時也無魚致數說同仲視乎樂爲樂
 陳運泰然則於鳴鹿說不以國中所有者爲有是必以沼上所
 有者爲有若鴻雁若鹿非樂王所據爲已有者始於是顧其
 而樂甚曰賢者亦樂此乎且夫鴻雁服鹿王亦可暇顧而樂哉
 顧此難雜之源顧而民之如勞於野者王未聞也王顧此呦呦
 之鹿而民之便而先施者王未見也如是以爲樂賢者不以爲樂
 也亦不欲其有也樂王而欲樂其所習則莫若師文王方文王當
 日鶴巢本乎馴雉轉鹿應乎麟趾父母孔道於是乎有鈞魚顧尾
 之旨也使孫王涖其顧物自珍之心常存顧畏民出之鹿則王之
 所有卽爲民之所有可也民之所樂卽爲王之所樂可也民不自
 樂其所有而反樂王之所習更無不可也東堂之詩可取證矣獨
 是此樂鹿之依伏於靈園者文顧之亦惟文樂之魚龜之游泳於
 靈沼者文樂之亦惟文有之而文王之民一若以君之所有者如
 己有也且勝於己有也有不樂顧此樂此顧此魚龜而顧吾君之
 有也已足故樂在上者不遺玩物之幽情而樂在下者是微玩物
 之武存使梁王安宅征鴻之衆無侈逐鹿之心禮賢士意元元將
 見麒麟在郊美龍在宮過於足顧而樂之追武若之治不難矣
 故曰人情以爲田而後四靈以爲畜也

梁惠上

顧鴻雁塵飛曰

春楊集

蔡鴻儀

顧鴻雁虞廣

分香集 徐崇策

非所顧而顧不禁觸物而有言矣夫鴻雁麋鹿何足異乎顧之者獨有梁王也不可更觀其言乎且帝王一言一動皆先天下而立後所為舉方物而齊歸或若者不誠於指顧間得其概哉乃不謂告乎上下適情已之良誤而見諸話詁玩物適形喪志耳目其可娛乎何左顧右盼之餘竟若忤忤其有動也孟子見王而王立沼上大王課何以立於沼上哉將毋以河東河內飢饉府庫而顧以珍金之誠善萬全之策於沼上而澤內顧之勢乎抑或國家承平有年而顧以遊觀之適於沼上而顧盼自雄乎審如是則王之有所顧也亦固無足怪而其圖顧於鴻雁麋鹿又何足怪今王之所謂顧者亦至不一矣南望鄆陽方城為城漢水為池是安食諸姬之勢也則是宜顧西望咸陽百里雖蓋千里沃野是時吞海內之威也則是宜顧外此楚燕韓魏齊秦諸邦弛連橫之約復合縱其謀亦所為封豕長蛇交爭而食者也則尤不可不顧以王撫有天下設使動震鳴中澤之恩顧此嗷嗷待哺之類則多應切於蒼生遠慮運大中原其所顧當有出於尋常萬萬者何至高賢在堂致使禽鼠有戒而獸畜胎雛乎乃何以王別有所顧也且有所言也意吾因之有感矣其武天下之心持於政務餘則感物情而觀化則漸于靈而漸于遠其利為魚角群羣而肉群冬人時收獲萬物得其所歸物自若其天也仰而觀者俯而察而中情所注直舉萬類之情性也然終然畢會於斯則純純而陳一言實真邦家之福其武珍奇用寶惟是盟遊無度玩異物以娛情則旭日鳴而秋日暮徒深併視性在林而在澤未免有情物類食人食物類盡夏人憂也進而瞻者高而瞻而觀聽所經致舉一時之消沮閑戚侈然自文其飾則侃侃而道一言實與興衰之機進退賢者之門王具欲比於堯王觀舍乎孰意梁王忽然相忘幾同蜚塵之視而孟子慨然遠去一如鴻飛之舉列國有變其將使麋鹿觸之手吾恐沼上之樂不久為廢苑遊矣

梁王有玩物之心顧非所願矣夫鴻雁麋鹿物之足動人心者也
惠王顧之何意孟子云其前也且人君苟紛華弄珍則自顧其
瑟之侈初何敢馳心於外物哉若乃不顧其所當顧而所顧者不
在幾康時潔之中即顧其所不當顧而所顧者第屬飛走相乘之
際則當其肆情玩物時有不能兼顧者初不待旁瞻其顧者早已
不逮而求也孟子見王王立沼上夫沼上果何地也既非若朝是
有路教號令為顧視所必及亦非若單野有顧危園苦為顧慮而
必周然則王亦美所顧哉凶若兩河而後收噉於中澤者幾有顧
不勝顧之憂而故則釋廟堂之念姑不問鳩宅未安烏鸛靡之而
聊以適其顧盼之懷兵敗齊是以運使役於中原者幾有顧不堪
顧之憂而故則漢鋒鏑之哭姑不論猛升於木鳥畏於村而別以
寄其顧瞻之興然則王亦美所顧哉則有細細於沼上者是為鴻
雁夫大曰鴻小曰雁固不必分其種類之殊第王之顧之詎惟是
飛翼異其羽肅肅足動其賞玩之情當必於不落南湘冰泮北
徂之際念大時序之推遷惟彼鴻雁其亦有不能自違者而何能
忽於所顧也則有奔馳於沼上者是為麋鹿夫大曰鹿小曰麋亦
不必判其物情之異第王之顧之詎惟是趨者健健行若僕僕足
抵其擊顧之尋當必於健而走急何能擇之時舍夫狝捕之圖
雖惟彼麋鹿其亦有不不自安者而何得昧於所顧也王之顧之
果何如者則惟是分而顧之鴻與雁其相於玉宇王不過顧其書
空與鹿交逐於中村王不過顧其奔逐當其凌游沼上初未嘗
即物以興懷而猶得於無荒雜散之餘一顧夫飛者自飛走者自
走之致則惟是合而顧之顧而雁而鹿鹿遊於其下王不悟行路
之難顧麋鹿而鴻雁翔於其上王不悟託身之所當其徘徊沼上
亦幾若觀物以忘情而祇得於政務紛紜之暇一顧夫高者自高
下者自下之勢乃惠王目送神移者得哉所而孟子道高懷重適
從何來也王亦何辭向孟子解

疑樂之惡富於賢者。可如其說以動之矣。夫王疑賢者之未必樂也。而豈知王所謂樂非賢者不能。有哉。今使有國者必將欲形神苦心志以爲治也。母怪乎治者之少矣。後世進言之士。動謂法天動民之主。必無事乎監觀。而不加惟政治之修。且理者乃有以適其性而暢其情。而非迂濶者所傳藉口。故君子知天下快心之境。非其人莫與屬也。顧鴻雁腐唐王。蓋自私其樂。而未知有當於賢者否也。因謂孟子曰。天下事之快於我者。必有不便於人者也。賢者勵精圖治。而肯以土木粉華之譚。深我清明乎。吾恐其不敢出也。天下事之美於觀者。必有貪受其害者也。賢者矜念持報。而肯以耳目粉華之娛。私奉一身乎。吾知其非所安也。曰。賢者亦樂此。先王殆謂賢者之未必樂此也。而孟子於此。如必正論以匡其失。而謂惜中人之生理。財用以致中興。罷官死之。圖振貧弱。以收衆望。非獨嫌於迂也。并恐王之自損其德。而吾說不復進也。而孟子姑如所說以予之。如或遽就以遂其非。而謂宮闈繁麗。壯麗所以崇其體。有時動機。樂遊所以飾其勞。非獨近於欲也。且恐王之據以爲安。而大破將益進也。而孟子乃舉其勢以導之。曰。王安謂賢者之未必樂此也。惟賢者而後樂此也。此必席祖宗全盛之勢。而物產之殷。卑與生齒之繁。時出其餘以佐之一時。愚蒙獻輝。西旅貢契。既不欲示遠人。以不廣。於是出其所有。昭令德而大懷。幸恢恢乎。大平景象也。而要惟於賢者僅見之也。此必承國家無事之優。而氣運之發。皇與人情之樂。易又有其機以會之一時。財賦繁昌。聲樂充溢。既不欲棄物力於無用。於是俯從羣下。飾宮觀以壯昇平。降謬乎盛世隆規也。而要可爲賢者深信之也。然則王母謂賢者之未必樂此也。王亦殆爲賢者可矣。吹霜殿露寒。看蜺極宮止神行之妙。